

·新闻点点评·

新闻：针对消费者反映部分快递企业春节期间停止服务的情况，国家邮政局近日连续发出通知并召开会议，要求快递企业保证重点地区网点的正常营业，合理安排春节期间运营，承担社会责任。（详见本报昨日2版）

点点评：快递员又不是公务员。

·非常道·

“想知道一个人的内心缺少什么，不看别的，就看他炫耀什么。想知道一个人自卑什么，不看别的，就看他掩饰什么。”

——摘自畅销书《我的凡人箴言录》。人无完人，承认缺点，就少了一半缺点；掩饰缺点，就多了一倍缺点；改正缺点，便是美德。

“立法要求企业必须发放年终奖。”

——机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3.9%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年终奖，69.5%的人称“还没有拿到，但预计有”。广东人大代表建议，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来规定企业必须发放年终奖。

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，越来越让人不安了。它让人不安之处在哪里？在于它太急于完美了，太急于消除人和事的特性、消除现实落脚点，努力地呈现出一个没有瑕疵、没有矛盾、没有情感起伏、没有智慧、没有讥讽的完美世界。这种人造天堂，常常出现在“乌托邦电影”里。

——作家韩松落评央视春晚。

·鹤城锐评·

这可是个天大的事儿

□李鹏

小消息《临近春节 小饭馆歇业吃顿便宜饭成难题》(详见本报昨日3版),区区四百言,抖搂出来了一个天大的事儿——民以食为天,填不饱肚子,可不是天大的事吗!再则,说这个事儿非同小可,还因为年年共此时,年年都没能解决好这个事儿,是个老大难问题了。

消息直接引述了两名食客、一名业者的话,这里不妨照搬过来,逐一分解,看看究竟能不能理出个头绪,以求教于大方,特别是我们的权力部门。

“大年三十才正式放假,可是小餐馆纷纷歇业,高档酒店又不能天天去,可把我们这些经济能力有限又没有时间回家做饭的上班族给害苦了。”——市民李先生。

当下吃不上、吃不起饭的又何止

“经济能力有限又没有时间回家做饭”的这位李先生呢?大量的外来单身创业者,居家与上班分属两个城区的普通职工,单位又不设公共食堂的,哪个饭时不是以小餐馆为家?如今这个“家”关门大吉,自己的家一时半会儿又回不去,个中滋味,只有心知“肚明”。“倦客无浆马无草。”迎新爆竹已经响起,街面的灯笼已经挂起,恰恰此时,当填饱肚皮成为一种奢望,让职工安心岗位、恪尽职守,岂不是成了奢望?上述李先生所言,正是点中了问题的疼处。

再看餐馆刘老板的盘算:“我们每天的收入并不高,给工作人员一涨工资就没啥利润可图了,索性早点儿回家过年,等过了正月初五再营业。”

开馆子当然首先是服务社会,但是没有绝对的义务,无利可图谁起五更啊?刘老板们遵循的是市场经济法

则,有人一时吃不上饭,板子不该打在他们屁股上。

实际上,尽管餐饮业属于完全放开的经营领域,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这些领域可以无所事事。市场经济,不管是社会主义的也好,资本主义的也好,政府都有义务借助经济的、法律的、行政的必要手段来保证供应、稳定价格、保障民生。

食客要吃饭,店家不愿做。如何平衡这对供求矛盾,靠强迫命令已经行不通,靠市场自身调节也不行,毕竟市场不是万能的。我想得转向“柔性解围”。对这种特定时期出现、规律性极强的餐饮市场现象,我们不妨考虑依据一定的程序,给营业餐馆以必要的行业短期补贴,或是一定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,如此一来,既扩大了需求,刺激了消费,又稳定了就业,最终还可能促成我市餐饮市场淡季不淡,

一花独放,何乐而不为呢?

至于消息里王先生所说“平时一碗5元钱的鸡蛋面已经涨到了6元钱”的现象,实际上还是供求失衡所致。如果加价在成本上升的合理范围内,我们的头脑连同我们的肚皮,都应该理解、接受。如果价高离谱,有趁“节”打劫的嫌疑,价格监管部门还是要挥动“有形的手”,给予临时价格干预一下好。

“一要吃饭,二要建设。”立足改善民生,时刻注意首先解决好吃饭问题,我们才能够以更加充沛的精力、更加饱满的热情,建设我们城市的美好明天。

而明天,就要进入春节长假了。长假过后开工伊始,一部分工薪族的“吃饭难”问题,必然还会重现。围绕这个难题,看来有关方面还有做功课的必要,也有做足功课的时间。

·闻者拍案·

“立功的可能”

□李建华

原吉林省磐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春荣涉嫌受贿40余万元,磐石市人民法院认定其有“立功的可能”,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,缓刑五年。因重罪轻判,目前磐石市检察院已提出抗诉。(1月30日《检察日报》)

王春荣受贿金额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,本应判处其十年以上有期徒刑;判决其有期徒刑三年且缓刑五年,量刑之轻令人难以置信,而法院从轻判判的理由更是不可思议。

王春荣有检举他人的行为,但其举报的犯罪线索没有得到确实查证,而判决书中也没有对其立功的证据情况进行论述,实际他仅仅存在“立功的可能”。

一种可能立功的状态,就足以让一个贪官几乎不受惩处,不知让那些现实的或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多么开心,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前景,因为他们知道做个检举的姿态易如反掌。

法律的审判最为讲究事实,丁是丁、卯是卯决不含糊,如果不依据事实,不尊重事实,一切皆有可能。



《水宜生》特约连载



崔炳文 著

“你不是让他到宾馆上班吗?”陈晶妈说。

“给你个棒槌就当针了!劳动局是咱家开的?我说让谁进,谁就能进了?那是国营的、政府办的宾馆,等我回去再说吧!”电话挂了,陈晶妈被泼了一头冷水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陈晶从包里掏出一叠钱说:“妈,这是俺伯给的卖麦子的钱,扣除浇地钱、买肥料钱、买麦种钱,剩下的钱都让我捎来了。这五百块钱是俺伯送我上学的钱,跟那钱不掺和。”

陈晶妈叹一口气说:“唉,把心扒给他,也买不住他的心!石头,走的时候把钱装回去。给你爹说一声,俺转成商品粮户了,地就不要了。”

石头抬头看了看陈晶妈的脸色,他猜测到几分,只是不便问。他说:“听我爹说,您三口的地再调地时就没了。这钱已经拿来了,还有再拿回去的道理吗?”

陈晶妈走进了厨房,里面传来一声声叹息。

陈保省回来了,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,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半天才说:“来了?晶晶要让你来宾馆当工人,

那是好进的?那是自家的宾馆?咱是世交,不说外气话,在宾馆工作风刮不着,日晒不着,谁不想去那里上班?人事手续归劳动局管,要的是干部子弟,商品粮户口,农民根本就不考虑,我当总经理有啥办法?你既然来了,就按来了说,我跟他们商量的,以实习的名义下午就上班。能不能转成正式工人,听天由命吧。要是生来的鸭子嘴,一辈子就别想那鹰食。”

饭端上来了,陈晶妈瞪了陈保省几眼,说:“孩儿既然来了,能给安排是他前世的造化,不能安排的话,种地也能吃碗饭!”

石头坐在陈保省对面,他看了看陈保省一眼说:“叔,让您费心了。今年考试我没发挥好,俺爹要我去复习。晶晶说您安排好了,我过来看看,如果能上班,我会珍惜这份工作的,不会给您脸上抹黑。再者,我来看看您。晶晶考上了大学,家里人都很高兴,顺便送送她。”他还想说下去,坐在一旁的晶晶踩了踩他的脚,不让他说下去。

陈保省有些尴尬,这小孩真是大了,一字一板说得在理。

一顿不愉快的午饭结束了。

韩振淇走进这家富丽堂皇的宾馆,在王丽经理简短的培训后,实习开始了。

先从服务生开始,他两腿并立,反剪着手,站在由他负责的四张桌子旁,等着客人的到来。客人来了,他微笑相迎,让坐、倒茶、点烟、递毛巾、挂衣服,恭恭敬敬地递上菜谱,等客人点菜。这一桌还没安排好,又一群人来了。这边嚷嚷着报菜名,那边吵嚷着要座位,到处是声音,到处在吆喝,就是有四只耳朵也听不过来,长四只胳膊也应酬不过来。

“这两桌我来。”陈晶不知啥时候出现在他身边。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,松了一口气。

客人总算一个个离开了,又该收拾残羹剩汤、碗筷盘碟。别的服务员把剩菜汤倒在一个碗里,碗盘摞在一块

儿,一下搬走了,他也照着做。他捧起来一擦碗盘,生怕菜汤洒在身上,战战兢兢地离开桌子,生怕有个闪失,结果,没走两步,手一滑,盘子全落在地上,成了碎片。

“谁的盘子摔了?”王丽大声吆喝着,飞步走了过来。

陈晶拉了一把韩振淇,站在他前面说:“是我,手滑了,也不是故意的。”王丽看到总经理的女儿全挽起了,变了口气说:“捡起来放到垃圾筒里吧。”

第一天上班总算结束了。韩振淇和晶晶走出了宾馆,大街上霓虹灯不断闪烁,川流不息的人群、繁华的城市引不起韩振淇的兴趣。陈晶就要上学离开自己,怎不叫他忧心忡忡?他们走了一条街,又走了一条街,两人默默无言地走着,谁也没说一句话。

还是陈晶先开口了:“我走了,你复习复习功课,明年再考,相信你一定会考上。俺爹嫌贫爱富,跟俺妈经常吵嚷,我也没办法。俺妈愿意让你来,常念叨你,她给我买件衣服,也要给你买一件,布衫都买了好几件,都在箱里给你放着。她常说‘一个女婿半个儿,我后半生就指望石头过呢’。我爸一听这话就烦。我走了,你不要感到寂寞,到家去,我妈肯定给你做好吃的。我常给你来信,星期天来看你。”

韩振淇一声不吭,无名的伤感困扰着他,他真想大哭一场。

转眼间,陈晶报到的日子第二天就要到了。这天,陈晶照常同他一起上班,一同下班,把他送到住室。同一个屋里的陈磊师傅看他们进来了说:“你们坐,我去打壶水。”他打完水,在大街上转几个圈回来,陈晶还没走,他给陈晶倒了一杯水。

“谢谢陈师傅,打扰您了。俺哥没出过门,您多指点我,如果用着陈总,你说一声,那是我爸。”陈晶接过水杯,交代了一番,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夜已经深了,室内只能听见两人的呼吸声和远处歌舞厅的音乐声,韩

振淇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正在看书的陈师傅说:“小伙子,看来压力不小呀!陈总的千金对您还是不错的。”

“俺俩从小一块长大的,又一块儿做伴上学现在,跟亲妹子一样。”韩振淇说。

“嗨,年轻人,甭给我打马虎眼。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。可惜呀,小时候命运相差无几,长大以后就有天壤之别了,人家是总经理的闺女,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。你呢?来当服务员了。看你年纪轻轻,正是发奋考大学的时候,不去发奋,偏要来人家嘴底下拾米吃。这才是小老鼠钻棺材,死的出不去,活的要进来。差多少分没过分数线?”陈师傅问。

“十几分。”韩振淇不好意思说。

“不考了?没有八年抗战的精神,还算一个男子汉!你若要得到姑娘的爱,你就得学历比她高,能耐比她大。现在是啥时候了,国家要改革,要开放,人得有理想,有抱负,有真才实学。”

他越说越激动,“你看看报纸,听听广播,国策已定,要改革开放。南方的宾馆、后厨已经对外公开承包了,我的师兄,几十年的工龄都不要了,有的承包了宾馆,有的承包了后厨。到时候陈总是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,你还来投靠他?年轻力壮,不能吃苦耐劳,光想天上掉馅饼。我说话不好听,回去当个养鸡专业户,也比当个服务员强!”

韩振淇仿佛在黑夜中看到了一道亮光,他心中轻松了许多。他说:“陈师傅,我跟你学厨师吧?”

“你学这一行有啥出息?还是考大学吧。伺候人的活最难干,你脚忙手乱一身汗,精心炒出一盘菜,淡了、咸了,生了、熟了,众口难调,一人难称百人意。当厨师有啥好?一辈子走不出三尺灶台。别胡想,上学才是出路。”

“陈总不也是学厨师出身吗?不也当上干部,当上大经理。”

屋内说话,墙外有耳。这些话都让路过的王经理听到了,去头剪尾,成了到陈总那里打小报告的材料。

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韩振淇还在重复着同昨天一样的工作,陈晶将要离开自己,他也没空去送她,总觉得心神不宁的。他机械地擦着桌子,桌子都擦得能照出人影了。这时,王经理走来说:“陈总让你到他那去一趟,现在就去。”

在宾馆里,总经理的召见如同皇宫里的圣旨一样,高于一切。总经理的门虚掩着,韩振淇小心翼翼地推开门,迈进了一步说:“叔,您叫我?”

陈保省坐在老板台后面,脸阴沉沉得拧出水来,把桌子一拍:“你知道这是啥地方不知道?这是你家那破堂屋吗?未经允许想进就进吗?真是没上没下!”

刚进门就一头污水,谁能受得了,韩振淇也没好气地说:“你叫我有事吗?没事我走了!”

“你会立正不会?”

“会!”

陈保省声嘶力竭地喊:“立正!向后转——起步走——一二一”韩振淇后脚刚迈出门,门“啪”地一声关上了。

十八

韩振淇没有回头,也没回他住的宿舍,而是径直走出了宾馆,走出了鹤壁,走在起伏连绵的太行山之中。(16)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鹤壁专卖: 鹤壁日报社1楼
热线: 3338633 13323926333